



紹述先生文集

二

16
2124
2



和信
2/24
2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贈大井庸齋赴常藩之任序

星辰散乎九野而環拱於紫微江流派乎九縣而濫觴於岷源人徒知其野與派之九而昧於其本乎一星之一極是也江之一源是也人之於事亦然昔叔孫穆子論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事其次立言吾見其一而不見其三也何也今夫為人稱道而不



男善韶 校

朽者如桀跖之以惡而稽幽厲之以謚而聞宜勿論也孫陽之不朽也以御詹何之不朽也以釣奕秋之不朽也以奕夷羿之不朽也以射而言物之泯滅易朽頑然無名者則曰草木焉耳石焉耳然松以秦封而不朽柳以彭澤而不朽鄴宮廢而瓦不朽陳爵貴而石不朽故汎而舉其目則吾見其千百而不見其三也若夫舉旗擒將恢拓疆宇者不朽之事也黼黻王猷縱橫禮樂者不朽之言也固足併不朽之德而以為三也然有此二者而泯墜不彰者亦何限哉夷惠之事吾不得而知也千歲之後有聞風而激者

矣顏由之言吾不得而聞也百世之下有聞風而晞者矣然則其一不朽者真不朽而其二不朽者有時而朽矣故約而提其綱則吾見其一而不見其三也吾邦在昔之隆帝綱張而民風敦以德與言而不朽者多矣迄屬于戈以還以功而不朽者接踵乎世而言之不朽者廢加之方語習尚之弗通與鹵莽滅裂之弗精而村究里儒文不堪句况於德乎迄得大井彥輔氏居止接近屢相過從視其所業差強人意今應常藩之辟將適東武言詞敏贍既得一不朽而功之有無固不可預卜也欲其得太上之不朽也及其

向者君之東行也
漫叶此篇懶放在
其未脫葉而君已
發軔今茲寧親
歸治曰追書以
贈之已卯陽月又
識

終遠先生文集

卷之二

古義堂藏

乞言書以還之云

元祿
丙子

贈粟山原孝歸長門序

業患乎不勤而教患乎不詳教詳則有薰淥之益業
勤則有進修之驗有進脩之驗而有薰淥之益則其
材益達而其器益宏此學者之所以勤乎業而詳乎
教也當春秋之時王迹熄姬綱解小東大東日尋干
戈周道茂草而俎豆掃地時則有若孔子木鐸乎齊
魯之郊而天下英髦皆入其彀中而視其平生雅言
則止乎詩書執禮則曰誦詩三百則曰為周南召南
則曰五十以學易是其所為教未若後世之汗牛充

棟也視其平生所從事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
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其所為業亦未若後
世之閉戶下帷也且其告顏子則曰克己復禮而其
他門人弟子未必皆與聞也其告曾子則曰吾道一
以貫之而其他門人弟子亦未必與聞也而視其所
就則皆濟濟彬彬王佐乎一時而日月乎萬世不特
孔門之士為然若鄭僑吳劄楚之倚相者未必與聞
夫子之提命而亦足以顯其君澤其民歷漢至唐降
及乎宋儒學之行極海內外以取天下之士以守一
世之業去邪就正黜異端而宗聖賢著之功令布諸

州縣家典謨而戶鄒魯自少至老朝披夕閱眠存夢
繹以務磨淬聚堯舜禹湯以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其餘英君詎辟龐臣碩輔所以匡俗濟民之道
暨漢唐宋明諸儒所以論道解經之言會萃彙集湊
之于一人之身而演習焉則其宜材益達而器益宏
軼今古跨前修而逮其成也粧點補綴依倣偽日
甚一日者何哉蓋古之人為之由己故其得之乎心
也實將以施用故其信之乎心也篤非徒事佔俾營
資產者所以其業雖不若今日之勤其教雖不若今
日之詳而其所得皆足以名其家立其言也降及後

世學皆為文具而資之乎口耳輕忽之心生而篤信
之志荒利祿之誘迫而踐履之實渝業愈勤矣而實
愈漓教愈詳矣而信愈病問其所讀則堯舜之典謨
也聞其所言則洙泗之遺言也語之修辭則曰詞章
末也告之去邪則曰佛老虛也獵取聖賢之言先自
言之使人無罅之可投而其視利而就見害而避市
井狗彘之態自若矣子瞻氏有言家挾周孔之書而
俗益薄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豈周孔與夷齊之
罪也哉挾而誦之者之過也若夫詳其教也而務其
實勤其業也而篤其信則功必倍之不可誣矣予故悼

士之生乎斯時而不篤其信務其實者之不幸而又
以喜士之生乎斯時而篤其信務其實者之幸長州
學生栗山原孝好學而博誦者也將歸乞言乎予若
夫煦嫗軟熟以諛言相啗君子之所不取而知吾子
之不願聞故欲使篤其信而務其實也不以頌而以規元祿
戊寅

贈並河誠所赴懸川任序

將舞者必習綴兆舒疾之節將戰者必演坐作進退
之儀各修乎其素而各達乎其事若使習戰者舞習
舞者戰其必債事而廢觀中國之治尚文而器人擢
布韋之賤致諸巖廊之上故其平生所從事者皆他

日舉而措之之資效用雖各有得失而非空手而歸
壘者吾國久陷乎戰爭典章湮替方今禮樂稍興峻
良拔茅然其泛于記聞者鈍乎經術剝于口耳者昧
乎事務或叩之出治之原咨之牧民之策則植埴冥
行無地置對世之椎魯木強雅不好文者從而嗤鄙
之曰儒異邦之腐譚而非吾土之宜學古人之芻靈
而非今日之要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尋行數墨固子
之職至於事務不如一老吏之為愈也噫今之學者
壯之所學者六經也資之乎誦說而弗體于躬其所
誦者史冊也取之乎辨博而不稽于事逮其出泣事

也問之今日之務猶使習戰者舞習舞者戰其所嘗
 試非其所學望洋向若動遇面墻其致強鄙不亦宜
 乎然世固有心言一致足目俱到者而以俗儒之不
 達事宜而併附之於無用是學者之罪也非學之咎
 也今子之所學者熟矣所勤者苦矣不知將資之於
 誦說耶抑驗之於世用耶今往矣吾將以將來之績
 卜其所嘗學之為虛乎與為實乎願勿使世之不好
 文者曰學無用之物而為吾黨增氣元祿己卯

贈芥河元泰適東武序

求玉者必適崑山之墟買馬者必走冀北之塗若夫

使市馬者棄冀北而趨崑岡人必笑其為迂也蓋不
 然也古者貨玉百物資焉故苟得其玉則汗血之乘
 絕塵之足不待遠求遐搜而已叔乎厩而駢乎櫪矣
 屈產垂棘雖有併致者而詩詠百朋書載五玉則其
 所重在此不在彼也元泰氏奕世青囊齒尚弱不屈
 肆致其事而嘗館于予塾筆研同窓于斯八年所矣
 或咎其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予有以解之曰學將以
 致道也道之於事猶百川之朝海也雖有涇渭淄澠
 之殊而終必歸焉故苟得其道則仁民愛物之念推
 之千起死回生而誠焉必不至欲年之多疫也苟得

其言則周誥殷盤之文稽之于農經軒典而符焉必不至以豨苓引年也今元泰氏之業乎鑿而學乎儒不唯其素志之有嚮而其乃翁嘗信吾家君之學不欲使其子做世之務華遺實者之為則衆之所不能解而吾固知其志之有在也然玉不琢不成其器母謂既得之而廢其敦琢之功今茲之春將就親于東武諸友各有贈言因贈玉馬說云

送高橋生東歸序

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江亢今之大朝市也故干祿者往焉販鬻者往焉乃遊手無業之求活者與轉

移執事者亦皆往焉京師則不然有奇山焉有名水焉有仁賢之古迹焉神廟佛宇之僻者亦必占一丘之勝一岳之邃奇卉嘉樹以韻相尚故嗜間者搜奇者四民之情者豪而嬉者集焉求利名者則辭焉高橋生之辭東武而西也吾固意倘伴乎泉石且夕于笙歌挹景勝而務優游而日伴青衿之士執經陪席不辨昏與旭則知其所求之不在乎斯二者也向家罹震火慈母倚閭不得已而將東歸聚散團沙固雖人之所不能免而送往迎來愬焉不經心亦豈人之情也哉况離群索居子夏之賢尚不免乎有過拮据

修葺版築粗畢凡百家事付託有人其必奉母氏西
遊擇寬閑之地旋構屋宇日繙經籍以償其夙志吾
將偕桂過二秀才日相過從以述雅素之情寶永甲申

送並河古八序

表正則景直源澄則流清故成燔坑之禍者乃出于
非十二子者之門遊安定之學者言談舉止不問可
知為先生弟子然隱括之門多枉材良醫之門多病
人大賢之室尚有竊屨之夫則弟子之賢否未必由
師之得失也然世之怨而達者或諒其說而刻而固
者則不聽焉亦豈其說之無理也哉並河氏三子皆

括

及吾父之門其伯氏既宦在東武仲氏亦有材動稱
古之人季年今踰冠材敏而實迫于家計將就伯氏
于東非其好也以其才獲用乎人必乎乎人固不待
聽怨而達者之說也然中下之資取乎無疵自此而
上豈止於此乎哉必也尚其志宏其器異而不撓直
而不挺可以有為則豈特刻而固者之無可歸罪於
其門而已哉吾將見有冰藍之譽寶永甲申

贈清水允迪生歸信之松本序

甚矣世之取善之不厚而求倫之無已也人而不學
則鄙焉學矣而不成則謗焉成矣而不全則議焉全

矣而或遺則求備焉自非自為之篤者其孰能不
 夷險而得能成其事乎哉宜人之沮於進善而終於
 不成也清水允迪生信之松本仕家也世以醫顯在
 都遊學者有年矣衆方荒于惰遊而我獨攻苦食淡
 而不厭衆方競于紛華而我獨績文修業而不倦奇
 書異編可以資益者搜錄不遺以收其長不以人之
 知與不知而自作輟也其於學也可謂成矣若夫至
 於語其全則自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全人之所以
 為入之道而已耳莫以今日之所至為既全而不求
 進也佗日之全其必始於今日之成乎將歸為贈之

云寶永
 丙戌

送过杏菴醫士歸尼崎序

今之不及及豈唯風尚人物之日就衰替而已哉至
 於書畫卜祝之流器物陶冶之製古一日則精一分
 三代尚於漢魏漢魏優於唐宋其故何也或以謂氣
 運之所致然如冬之不可以春昏之不可復且也若
 如其說則雖欲磨淬以跂及而今人不可復古豈然
 乎哉為之說者曰古之人內無衣食之念外無勢利
 之眩故為其事能造其妙今之人為斯二者所迫誘
 而不能致其極此其說非無理也然今之人間或有

恬乎利泊乎名者而其人皆達者其事不皆精妙
 而雖古之人亦不飽乎饑之無食不煖乎寒之無衣
 寒且饑則不能不動其心而能致其事超絕乎衆者
 何哉其為之專而持之久也故寒饑非不涉其心而
 不能移其所志勢利非不擾其慮而不能易其所好
 雖膠擾搖兀之頃亦不能棄其所守之一也韓文公
 中世之偉人也屢謁時相求薦不能忍乎妻啼兒號
 之窮然迴狂瀾障百川興衰黜邪之功軼荀揚而駕
 董王蓋其為之也專而持之也久故能致其事而收
 其功今也勤而多岐為而不久而歸罪於氣數與衣

食者過矣其必為之如病瘵之承蠅持之如幼安之
 坐席則氣運何拘衣食何煩在于其人焉耳凡事莫
 不皆然而醫為甚其所係亦大矣過杏菴生業醫而
 年尚弱秀而有文頃將歸攝南故嘉其優於今人而
 勗其逮於古人云寶永戊子

贈澤村生歸江州序

人之於學也無志則未如之何而已矣既有其志矣
 或礙于親眷之不好或難于道里之修阻或迫於家
 資之窮乏不得如其志者多矣然非有好善篤志之
 人先後之推挽之雖豪傑之士豈能得遂其所志乎

哉澤村生江州佐和鎮之士族也早通仕籍告病辭官將抵京師遊學家素不饒且椿萱不好其遠遊距都僅兩日程而不能遊其舅族雄峰翁有志之士也強之且資遊都肄業時時從予問學論志頃將歸持幅紙丐詞嗚呼生之志美矣然不賴雄峰翁推挽之力豈能遽得父母之聽從耶然有志之篤則推挽之必有其人亦必然之理也生之志之篤宜獲雄峰翁之力也在都日少不得積習意殊以為恨然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海也凡今之人不知不識亦莫不囿乎道化之中聖賢之書特具其條目極其精微焉耳

歸

豈外仰事俯畜夙興夜寐之際而別有可以為道者乎耶應務之暇時玩聖賢之書思繹誦討則一年有一年之益十年有十年之益氣志甚銳則欲速助長之病生求十年之益於一年之頃猶鬱養果苾求其早熟不唯不得成其事而受其害者往往而有此亦不可不戒也是為序云正德士辰

贈河西養省還信之諏訪序

信州諏訪鎮河西生在轂下遊學頃將歸持幅紙丐言曰告之曰聖賢之教布在方策終身受用亦有不_能盡者矣吾亦何煩提告請論讀之之方大抵人雖

讀書多不免於失，畢竟不過於拘與離二者而已。訓詁墨守，不肖出頭斯之謂拘；謹畏柔順，人所蔽常在于此。擺落文字，遊心微妙，斯之謂離。高明爽朗之士，所傷常在于此。拘則為章句之儒，離則為禪莊之流。其失也均矣。若夫遊惰輕儇，不肖親書者，不與焉。然則將何以免於此二者之失？而人之生稟亦不可遽而變也。曰：在于好焉耳。苟誠好之，則豈有守其非而厭其是，廢其當務之方，而逞無用之辨乎？哉！謹畏則不失其度高明，則可以徒義然，則何拘之憂？而離之病焉。哉！冀好之之篤，而不已，則後來之遠到，亦孰禦焉。

正德甲午

贈野村生歸薩州序

處窮僻之地，遐荒之域者，每以乏師友為慨然。此特無其志故焉耳。苟有其志，則為仁由己，奚可以地之遠近而有成壞乎哉！今夫京師天府之國，而四方之所輻湊，文籍之富，師儒之選，固諸州之所不如也。然其成材者，不必在中州，而英達之士，往往出于他鄉。豈可以遐遠而自棄乎薩州？士族野邨，生跋涉梯航，來學于都項，來告歸，且丐予言。夫薩之為國，陞西溟控南裔，極遠之地也。文華之習，固不如中土之雅然。道之在天下，無乎不在。苟為學而心誠求之，朋友交

際之間一話一言皆莫不可為吾師而吾性之善亦豈不可以進道乎哉况繁麗之俗多壞人而朴實之習必成事烏知其簡朴之風非吾成材之地乎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豈欺我哉臨其行也為錢數言云正德甲午

贈香月牛山序

予二十年前聞豐僧道香語其鄉之良醫牛山氏之名行而時未面也但謂道香鄉曲相好之奮強為推譽既而齋道香書來謂先人曰得識牛山氏之面則晤語移日談說出人意表始知道香之不虛美也而未識其心焉謂服先子之名望暫相過未幾而罷官

宦

而來于京則卜築銅駝潔居十數年室無姬侍幽齋清榻左右圖書日著書攷古方書自娛園僅十弓而叢植奇卉名花貌六鑿仙閣而崇之時時引文儒勝士互相商確晏如也而名轟輦下凡世之罹宿疴危疾而欲憑其治者市于門而不改其趣嗚呼世方趨侈而華煥其第舍楚鮮其服物而君也不効焉世方荒于嬉而經史百家束之高閣而君也不倦焉於是乎始實知其所好之異於衆而其名之不負實也頃者小倉侯聞其名術將聘而致之以老而辭任其嗣子就仕近將偕往而丐言于予曰戒我吁君齒德之

長且邵乎我也。吾將請益乎君也。奚能得進規乎君哉。不唯不待吾之言。唯為都人恨求治之少人。與社中諸人恨經從之無所。聊述短篇以華行色去。正德丙申

贈仲弟之德山序

仲弟長英為德山江侯所廩。從予肄業有年矣。頃者被名將赴本鎮。臨行告之曰。汝自幼侍先君子之膝下。飲聽提誨。爾來年齒日長。常衽席聖賢之遺訓。與四方學子文。傷輩追隨講摩。亦幾日哉。固不汝予臨行。蒼忙提告也。况人之於戒。固非一端。急于彼則遺于此。得于左則失于右。加之所遇之時不同。所處之地

然

不同。隨其年紀。亦復殊科。則亦不可預毛舉細故。虛張條件。聒之乎未明之先也。到頭只在知其所要焉耳。今夫侯之名汝也。非為汝有閎閎之世勲也。亦非為汝有強力智慮之過人也。徒以汝承先子之遺體。庶幾過庭之所聞。萬一有資於菑蕘之詢。而千里舟楫逐汝到府。自今已往。體此至意。行住坐卧。無有所怠。接人寬裕。為務做事。照管前後。出一言則恐貽先子之羞辱。而慎焉。投一歩則恐傷先子之遺體。而謹焉。乃至哺一飯。舉一爵。亦存此心。大於此者。不言可知。無忘爾所生。乃所以無忘爾所事。冀不孤江侯名

汝之盛意而先子之名永不墮焉往矣欽哉正德未

贈重久宗仙生歸薩序

今道術為天下裂矣各守溝封相持不下分為九流
歧為七畧散而為諸子百家然其所異者特趣向之
所主言論之所資而至其日用者則未嘗外乎聖人
之道而別有以為道也何者孝弟忠信廉讓愿慤外
有裨入內不失己則不唯誦法聖人者之心實嚮之
雖異端小術之士亦莫不以為是不唯都邑雅人之
實美之雖窮山極海之區亦莫不以為善然則其所
相是非者特其末焉耳而問其實則未嘗有能異之

也而彼聖人之教勸人以孝弟忠信廉讓愿慤修己
利物則天下之人何苦而不從哉自囿乎其中而自乖
自異亦獨何心哉重久生宗仙薩之產也久遊學在
都夙夜孳矻秀而將實頃將寧親其鄉請予贈言因
勸之以其務乎實而不徒喧逐乎言論旨趣之間為
告之以此庶為全德之士有裨乎斯人也雖然其實
既不可違則其言論旨趣之間亦豈可無所適從也
哉事保丙申

贈小野廷厚歸筑前序

人患乎不學既學矣而患乎不勤既勤矣而患乎不

得其方苟學焉而勤勤焉而得其方則何憂乎其不成今天下之人非無敦龐英茂之才也淺見膚識終於無聞者不知學故也有學焉者百舍重趼負笈從師徒糜歲月迄無成功菱角而入雞頭而出者比比而是非不勤故也有勤焉者膏宵鷄晨焯掌刺服書冊埋頭孳孳矻矻而陋習不革迷識如昨者不得其方故也小野生廷厚世宦于筑前遊京師有年既學矣既勤矣崇吾先人之道將由此以游古聖賢之道則可謂得其方矣告歸有日徵予贈言吾復何言然學之成豈止得其方乎哉既得其方則將以馴致其極

寢

此終身之業也夫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之貴乎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非勤之貴乎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非得其方之貴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非期之於終身乎學問之要務聖賢固已言之矣吾復何言庶幾服膺往訓以期有成享保丁酉

贈芳賀生東歸序

世之人謂儒者之道異方之宜上世之事而聖賢君子之所優為非今世夫人之所能行也聖賢之教豈外今日天人之所行而別有一種甚高難為者乎哉

今日夫入之所行大要亦不能外聖賢君子之所行
 天下之人皆能行之而不自知焉耳故孟子曰行之
 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正為是耳羽州莊內治下芳賀生遊學
 造都日夕來予廬講究古道將歸求贈言夫聖賢之
 旨自漢而後大儒君子既訓詁而章明之先子因辨
 析發揮竭其兩端况乎夫人之所能行而由焉者固
 無容蔓說乎其間矣生已知斯道之不可不由焉則
 其基址亦固具矣但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在力行

而

如何焉耳聞其鄉之士翕然嚮學創私塾請師儒將
 以求造聖賢之域也願以此告之使人人親親長長
 則天下平之効亦豈不可期自子之鄉始乎哉勉旃
 勉旃專係 壬寅

送叅州戶村君歸序

予之識戶村君蓋三十有餘年矣初與同案諸君以
 公務造都叩道于先子之室爾時予僅踰冠嗣後東
 山西海隨節遷徙過都之次每必訪先子至則必談
 經論文以為常治下之人造京者每稱君之美而不
 容口先子亦信其言之實踐也先子已故同案諸君

亦多不在是歲君抱病來京求醫亦造予廬則予既
艾矣携其仲子通名約以他日候間就學京師留止
旬餘將歸求言嗚呼今之讀書者好奇而厭常銳乎
始而退乎終徒銜耀乎外而無孚乎中故不唯不見
其效而或貽之害如君也自予之始識至今始終一
節不見其作輟不肯為表襮之行求知乎人宜其效
之及物也聞其諸郎皆好讀書吾願體君之心克終
其事以世其美他日儻得相會請以此最之故及君
之歸也不為君贈而以所觀於君者敢望之於君之
諸子以寓惜別之意云 事保 壬寅

送青澗牧子還肥後序

鋤

異

古者官無文武之別民無兵農之分入則為六官之
長出則為六軍之帥平時秉耒耨力作乎隴畝之間
者臨事執干戈扞敵乎疆場之上者也自秦以威武
一天下而後文武任分兵農業乖凡仕而不與戎務
者內外之任皆目為文官故凡其具察總之為文武
本朝王化之隆其制亦猶然也除六府團毅之外皆
文職也保元以還治亂不逮五百年而海宇載寧割
據事已而封建之勢成凡仕邦國者皆以武進牧兆
人釐庶務出納錢穀判署刑名皆自武職而昇蓋三

代之治專尚文教而武衛寓乎其中今日之法以武立國而兼治文則今之所謂武者非唯專於武也兼文武而一之者也其既兼文武而一之則凡今之仕者豈唯講武備而止哉亦當不可不修文事焉肥大國也有邸于京其務劇青澗牧子來蒞事有年矣嘗好讀書有暇則就當世方聞之士訂經評史不以其劇而廢也則其有以知今之所謂武之兼文也固無竢乎予之言三代聖人之道淪于空虛而遠日用久矣吾欲其告之同寮以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及其丐言為綴數言以還之云

草保
丙午

贈晁德濟歸國序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當初喪亂甫定椎埋之習餘風未殄人尚武斷輕生重義而禮文尚闕如也州里之間或不聞弦誦之聲下邑僻壤孰復識俎豆之儀時有一二先生抱遺經導後進其名至今表表乎人之耳目自爾而後理化之所覃日益沾洽而窮海之濱武弁之胄或服習詩書從事于黨庠術序之間者議論紛如也文采粲如也視前輩蓋蔑如也而問其所志之專與所履之實則未必出前輩之上矣晁德濟氏世宦于防之岩國嘗侍乃父自適翁上都就予旁

側傭隙宇而居從而學焉父子相師友日吟稿簡肄業已十有餘年將還問序於予德濟氏議論之可聞文采之可見既翹楚乎衆則不唯方今文化之所被亦其天稟之所得固無疾乎予之從也今春秋方富苟專其所志實其所履則既得乎當今之所長而亦兼乎前修之所勤成德達財孰復禦焉 丁未

贈久保田生還南紀序

久保田生自紀之南鄙貞笈北學於京師踰年將寧親而還徵予贈言予未有以答也生侍王母疾而未果上書來見促因告之曰士君子之於學也以終其

爐錘

身豈可以壯老而作輟窮達而警縱哉然幼學壯行亦各有其時方髻鬣之時習字念書其長也醉經飲史以博其趣尊聞知行以踐其實而後行與日修德隨年卻可以稱成人之名而無愧矣若夫方少壯服勤之時推延歲月緩其鑪錘則期愆時失無望於成或知悔而無及也譬諸稼焉惰乎耘耔之時而任其汗萊則西成之日何以有三百困之獲今子踰冠而望壯當夙夜孜孜之秋也歸寧問安人子之道固不可曠而千里從師亦不可失淬礪之時以貽後悔歲且莫矣至春速促裝以尋舊盟勿愆期焉游學之士

亦多矣。聞其固勿論也。或知嚮方而肆為高論不俯就規矩以誤一生者亦幾人哉。可勝惜夫。詩曰：子其懲而毖後患。故為告焉。享保己酉

送吉村生還長州序

文武兼用者為邦之長，榮華實相副者君子之全德。此治古之時，所以道明乎上而器備乎身者然也。國家自喪亂初定而還，百有餘年，海晏河清，不唯耀武而兼修右文之政，所在州縣，時聞絃誦，屯營飛騎，亦習鼓篋而長之為州，素稱文獻之邦，茂異之士觀光上國者相踵也。吉村孝介氏亦在其班，造京師肄業

最文且勤焉。衆方泄泄而吾不以自荒，黽勉拮据，乾乾如也。衆方訑訑而吾不以自滿，謙卑好問，恂恂如也。則豈唯芥藻其言而不芥藻其德者哉。古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吾既嘉既往之如是其勤矣，而亦欲嗣自今之勿替以成其大華實相副庶幾有裨國家文武兼資之道哉。及其還也，序以勗之。庚戌

贈奧田嘉甫還勢序

予客歲詣勢州，過豐原館，于奧田生家，邑隸洞津之府而近焉。暇則偕生，歷邑里，攬山川，詢其人物，其土

敞而其民阜其府之士大夫多嚮學或延予至舍咨叩經旨研味古道訢訢如也意或者有以開而先之故有應之速生學于予塾者十年所學勤而才茂不官為碌碌而已者頃蒙府檄膺記室之任將辭而還丐言於予嗚呼國家承平已來百十有餘年于茲始也干戈之習遺風未殄為士者率羞文學而尚武義或告之以從聖之法語支吾殆不相入及先子之門者駕先子之道以之四方亦難於遽進先子之道豈告之之不得其方耶將時之未至而文化之未洽也今生丁右文之世生其地而熟其人慇忠之已久

其邑士大夫亦悅其說至推轂以署學職則其將倡先子之道以進之其君告之士大夫以及鄉曲閭閻之間道者非先子之道乃聖人之道也非聖人之道也乃天地之道也以天地之道告之於人則凡在天地之間者其孰不從苟躬之之篤而用之之久則一變至於道之効豈不可期哉是所望乎生也 辛亥

贈安原伯亨氏並仕信之上田序

世之欲學聖人之道者無不孔氏之言是猶焉代遠千載大義乖微言絕門庭之間內自相闕紛如聚訟悖如仇讐黨立門別殆至不可救豈聖人之言不明

耶將讀者之各徇所見以為是而以此觀聖人之言
所致耶鳥獸不可與同群者人之道也故聖人之教
入告之以所以交之之方而事君與事父最其大者
也事親之實是為仁事君之實是為義而仁義之名
立矣自此而百行萬善無往而非此事也今即聖人
之事則微言精義方冊具存粲然焉耳炳然焉耳其
復奚有佗岐之可貳乎哉而後世以此為當然而別
求其所以然以為至則無形也可以實之可以虛之
可以有之可以無之以此求聖人之言宜其齟齬而
不相合多辯而不相統也先人有見乎此使人專求

道於事實而不弊精神於窈冥之中乃祖語孟以為
繩尺其稱聖人之言而非其實與演聖人之旨而乖
其趣蓋亦證之於聖人之言注述二經遺之家庭以
啓我後人安原伯亨氏世家江西嚮學自其先從予
肄業十餘年所訂經通史將以有為也頃信之上田
文學缺其府之士井上其推轂之于侯將赴東丐言
於予井上子及先子之門薦信聖人之道學之也熟
矣往共其事暇則討論古聖人之道其必有以相益
焉吾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吾子器既利矣
往蒞其職而善其事庶幾不負所學乎 壬子

送石東立所序

石東立所氏世宦于但之豐岳嘗掌府事向有故辭
祿留京師有年暇則挾策來予舍咨詢往聖之道深
信先子之言頃得榮旋將行辭別叩予以一言終身
之要語嗟乎聖人之言句句是實將孰取而孰捨哉
有人請求一言之要每苦無以答之因思先子在日
篤志之士或請無示每云熟讀語孟二書一生受用
不盡子既信先子之言假及先子之時請答先子先
子亦豈有他語耶美子歸而求之于語孟二書終身
一言必有會于心者此乃予所以告子也亦奚容言
之

贈湖庵父子東行序

能勢湖庵翁嘗遣其嗣立朝從予學且寓于塾今茲
將攜東歸關中見屬一言且云以為終身之規因告
之曰翁之向所以遣子寓塾塾者子其識之乎將以
使子讀書曉道以成其材器翁之今所以攜子歸梓
鄉者子其識之乎將以立身興家以光其祖業除是
之外豈有他慮乎今與子別矣自今以往一生之間
以此為念勤而不倦則器必成身必立祖業可以昌
矣聖賢之言粲著方策且關中之地多士濟濟必有
餘師翁尚未老子其就師學道以成其所望孝孰大

焉是為贈享保 癸丑

贈那須德進還肥陽序

嘗記先子抱經倡道每舉性善四端之說以誘後進聽者未遽服從大率是非取捨乎荀揚董韓之間久之而後始信既而又譚心理之不可以虛遠求聽者亦未遽領會大率依違出入乎朱陸陳王之間久之而後始信至於言仁義禮智之為天下之達德而非空理也尚未釋然每不免乎徃復問難近十數年稍曉其旨而不自容疑甚矣知之之難也嗟乎先子之倡導士子于今既七十有餘年矣及門之士先後相

繼而今之從子遊者非復昔者之人也然其所志與所務亦豈優於昔日哉蓋昔日之力索講究雖未收廓清之功而其緒論遺說有以資後學之益那須德進氏學于予塾既十年所才敏而質茂從予問先人之道通其大義頃將歸球磨而丐言夫學將以行之也既學矣在於行之而已耳子徃而事其君與其親著於行履錯諸事業則先子積數十年所講明營度者不為空言而子之十年離鄉黽勉從事者庶乎其不為虛文矣而告之者予之責也遂序以餞之享保 乙卯

贈鳳梧氏東行序

亦

予之識鳳梧氏既三世矣而鳳梧氏之從予遊也亦垂二十年矣吁爾奮且勤矣哉初鳳梧氏之踵予門也吾見其恂恂焉耳訢訢焉耳既知其異於時流未幾而寓子塾麗澤觀化積有歲月吾見其彬彬乎有文秩秩乎有履吾喜其翹楚乎衆懷抱利器將以為世用同列之士遊宦筮仕分處四方而多不得肆力乎學鳳梧氏挾方冊周旋薦紳師儒之間人或勸之仕而不應今茲從一貴人之東行遊關左云將以觀光而歸若有所遇姑且稅駕吾知其處不必處出不必出流行坎止各安所適弃繻題柱亦視以為拘也嗚

呼先子之倡道七十餘年于今當時相從之士其後多凋零不振而能繼其志者屢屢三數人耳鳳梧氏三世及門而不唯傳書香將以達其材及其徵言曷可默止木村氏江之望也冀其樹風聲於一方挽古道於今日且克繩祖武以光先蹤此所望於子也享保丙辰

贈江左生歸江之大津序

江左丈人嘗從先子學迄者遣其二子亦就予而學焉其長子寓塾六年將歸而丐言于予予謂之曰學問之道亦多歧矣後世之學以克去人欲復其天真為極從前諸儒之說雖稍有出入究其指歸則不能

出於是焉。以此為言，要非聖賢之道。蓋人、動物也，而心、活物也。故聖人之治人心也，漸漸順長，以成其大也。猶嘉穀之自苗而望秀，秀而求實也。猶疏涓涓之泉而放于浩浩之海也。猶覆簣之成九仞也。猶嬰兒之望長也。故學曰進德，曰崇善，曰積著于聖賢之書者，粲然也。吾子寓于予，塾有年，因先子之言，探往聖之旨，既知所以為之之方，學亦將進而有成，冀成其所以既知去而勿負其所學。此父師之所望于子也。於是乎贈。稟保 癸丑

贈原田生還豐州序

人之於事也，有得乎天者矣，有得乎人者矣。得乎天者，有能有不能，得乎人者，有至有不至。得乎天者，雖能而得乎人者，不至則亦不能成名。豈不能成名哉？實之不副也。故自古夙而穎異者，或稱神童，或稱聖小兒，或稱千里駒，英譽喧藉，一時而壯而不器，老而無聞者，亦多。遂致有少而了了，老而不了了之，謂亦宜苟能志也，專行也，篤曠心歲月，而致其力，則不能哉。原田清藏氏，豐之產也。從學有年，今茲將從祭，戰而西歸，請予贈言。嗚呼！學之弊也久矣，議論詳而踐

履蹠文采美而事實乖，研究之功未充而豪傑之聲
 先騰，以此而達其材，宏其器而任重，致遠之用是望。
 難矣哉！清藏氏弱而好文，逮壯不倦，得乎天者不可
 謂不能也。而得乎人者，亦豈不至哉！冀自今以往，孳
 孳焉循循焉，隨時而致其力，則既可全其得乎天者，
 而得乎人者，亦可以造其極矣。何憂乎名之不成，是
 為序。享保 丙辰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